

近从一位友人那里得知，一个同志在某专业方面的水平处于他所在单位佼佼者的地位，但在实行自由“组阁”时恰恰未能入“阁”，被挤到一个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干的行当上去了。在原来的专业上，他是羊群里的骆驼；在现在的岗位上，他成了骆驼群中的小羊。其故安在？原因就在于他是那个专业的“骆驼”，而那位“组阁”的则仅仅是该专业上一只气度极小的山羊。

他极度的苦恼，但没法子说话，为什么？因为他所在单位的上级的一位首长说过：“有啥法子？自由‘组阁’嘛，人家喜欢谁就要谁；人家不愿意要你，能说他违法！”

听到这件怪事，很自然就叫人想起方成同志前些年画的那幅题为《武大郎开店》的漫画来了。

在武大郎的店里，工作人员都是些比桌子还矮的矮子。为什么呢？难道这里是小人国？非也！高大个儿有的是，只是因为“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凡是比他高的他都不用”罢了。

上面说的那位“组阁”的，

组阁不是武大郎开店

长安 一蜀

在用人方针上与《武大郎开店》中的“武大郎”，可以说相同到了同出一辙的程度了。

过去我们的人员配备，完全由上级硬派，颇有一点封建包办婚姻的味道。管你愿意不愿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领导的朱笔一点，人们就得在一起工作，过日子。

“捆绑不能成夫妻”。这是至理名言。所以，现在人事制度改革，首先就把“捆绑夫妻式”代之为“自由组阁式”。这无疑是很有对的。但自由“组阁”绝不能弄成《武大郎开店》，把能人、高手都排诸“阁”外，尽留一些水平低于自己的、便于“领导”的庸才在身边。这样子，“领导”倒是好“领导”了，但要搞出象穆铁柱那样的巨人才能干出的成绩来，恐怕是绝少可能的。

《武大郎开店》式的所谓自由“组阁”之不利于我们的事业，那是自不待言的。那么避免把自由“组阁”搞成《武大郎开店》有没有法子呢？法子是有，那就是，绝对不要让“武大郎”担任那一级的“总理”！不给“武大郎”“开店”的权力。

古都秋色里 (散文)

省建钢窗厂 金玉声

阳光从轻云的罅隙里射下来，照在镀了金的行道树的叶子上。街心花园还满是葱绿，流芳溢彩的菊花次第开放，和姹紫嫣红的月季交相辉映，若不是凉爽的风从渭河那边吹来，让叶儿们唱起秋歌，我倒真以为是春天呢！

人们穿着色彩艳丽的服装，两眸中露出欣喜的光泽，默默地迈着轻快的步子，仿佛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无限的快乐。我看见一对年轻夫妇迎面走来，丈夫的手里提着一兜水果，妻子一面走，一面给天真的孩子回答着各种各样新奇的问题。

突然，我听见一个清脆的童音问道：“妈妈，什么是幸福呀？”

是啊，什么是“幸福”呢？年轻的妈妈语塞了，她美丽的大眼睛掠过一丝慌乱，歉意地看着女儿一双充满期待的小瞳仁说：“幸福就是……就是……去问你爸爸吧。”

生活的节奏就这样，象造型优美的流线型轿车，首尾相接而又悄然无声地从我身边轻盈流过，只有鸽哨柔和的啸音回旋于耳际。

当我走出南门却另是一番景象：一条通往新建体育馆的大道

正在抢修，人声、车声、压路机的轧轧声和抑扬顿挫的夯声，汇成一片繁音巨响。经过疏浚的护城河闪着粼粼的波光，浮起新筑的城堞和繁忙的人群的倒影。忽然，我听见一阵吵嚷之声，不禁好奇地挤过去看，原来是一位青年民工正和一位老年民工大声争吵，两个人都是外县口音。

“……您已经五十开外了，等环城公园修起来，还不晓得您老在不在世，那么认真干啥？”那青年民工不冷不热地说：“这是包工活，返工又不另给工钱的！”

老人显然已经动了肝火：“你说个啥？咱这辈人就这脾气，干啥都讲个德！咱总不能前腿走后腿就塌哩！你们今晚就得拆掉重砌，明天一早交工。人不够就算上我一个，额外再给你派五个人。”

那青年无可奈何地说：“你是队长，你叫拆就拆吧。”说完，朝工棚那边去了。我这才注意到这位当队长的老民工，的确两鬓都已经斑白了，也许是因为工程太忙，顾不得洗理，白粗布的马夹上尽是黄色的汗斑和紫黑

的污泥，连胸脯上也全是泥巴，头发和胡子都长得很长，更增添了他的老态。能显示他不竭的精力的一双青筋暴突的大手之外，还有两道铮亮的眼光。

走出人群，我又迈步在笔直的大街上。不知怎么，我总忘不了刚才那一幕，那位民工队长竟会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总忘不了高高的城墙，仿佛那每一块城砖都使我看见了浸透他们的汗水；我总忘不了在秋风中萧萧而下的落叶，它们总依恋着树根不肯远去，宁愿在这里化作泥土；我总忘不了那可爱的孩子向她年轻的母亲提出来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幸福？

也许，若干个秋天以后，她已经长大成人，和朋友们一起漫步在“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古都环城公园里时，她一定会真正懂得幸福的含义，可她绝不会知道那位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民工队长将带着他手下的人在今夜苦战一个通宵，就如同我不能想象前辈们的惨淡经营。

我在这古都的秋色里沉思着走去，前面已是坦荡的陵园路。

《四库全书》的总纂

纂者、乾隆年间进士纪晓岚

晓岚，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者。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历来为世人所称道。据清朝野史载：乾隆皇帝在选纪晓岚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时，殿试其才学。应对之余，乾隆忽出一联命对之。乾隆上联：“两碟豆”，纪对下联：“一瓯油”；乾隆忙改口说：“林间两蝶斗”，纪亦随机应变：“水下一鸡游”。乾隆叹服。

乾隆戊申（1788）年，清廷工部遭受火灾，命尚书金简修复。因古制工部也称水部，尚书沿司空之职。有人做一上联云：“水部火灾金司空大兴土木”。十一字中含金木水火土五行在内，许久无应对者。一日，纪晓岚去一个官居中书舍人的河北同乡家做客，席间，同乡偶然谈及，赞为绝对。纪略一凝思，说：对也不难，只是有屈足下了，随口而出：“北人南相中书君什么东西”。以东西南北中对金木

纪晓岚轶事

水火土，不可谓不妙，宾主相视大笑。

一日，纪晓岚去给一翰林名士的太夫人贺寿，该名士请纪做诗以祝。纪慨然允允，铺纸挥笔先书：“这个婆娘不是人”一句，满座大骇，纪呵笔续之：“九天仙女下凡尘”，众始莞尔。及转句又写：“生下儿子去做贼”，众复愕然。纪又从容写完：“偷得蟠桃寿母亲”，满座宾客无不捧腹。此寿辞一时传为佳话。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这位儒家夫子，有时也能写出一些耐人寻味的诗来，他的《春日》即为一例，“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写作者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到泗水边春游，寻赏春花。放眼望去，无边无际的景色都焕然一新。这时，作

者猛然领悟到一个道理：自己之所以轻而易举地认识到春天的真面目，是因为那万紫千红的鲜花，全是由春风点染的啊！这想入胜地，寻芳花，探求明媚的春光，必须不辞辛苦，不失时机！（曹文）

夜大准时开课
浙江 沈钰浩撰

《四库全书》是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等一百六十余人花费十年功夫编辑而成的一部书。该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集，共计收书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六卷，三万六千零七十八

（光 中译）



设计 林明师
(申明)

从前有个县官，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一天酒足饭饱之后，想寻找开心。于是他把衙役们召集起来一本正经地说：“听说近来笨蛋不少，限你们三天，给我老哥捉拿两个笨蛋来！每人赏他们四十大板。倘若过期拿不到，每人赏你们四十大板。”说完他大摇大摆地走了。

衙役们领了县老爷的“令”，不敢怠慢，分头去找，但到哪里去找，都心中无底。

第二天晌午时候，见一个人抱了一袋子粮食骑着驴走过来了，有个县衙上前问道：“客人，你为什么抱着粮食袋子骑驴？”那人答道：“我爱我的驴，我把粮食袋子捆上，驴身上就轻了。”衙役们心想：这才是个笨蛋。于是说：“好，我们县老爷叫你过去有话讲。”

骑驴的随衙役一同来到县衙，衙役喊道：“回禀老爷，第一个笨蛋拿到了，请老爷过堂。”县老爷

捉笨蛋 (民间故事)

升堂坐定以后，手指骑驴的问：“他是做什么的？是怎么个笨蛋法？”衙役答道：“他是来粮食的。他心疼他的驴，自己把粮食捆上却又骑在驴身上。”县老爷听完说：“对呀！这正是他心疼驴的表现，怎么能说他笨蛋？”衙役抢上一步说：“老爷，第二个笨蛋也拿到了。”县老爷把身子向前一倾问：“在哪里？”衙役手指骑驴的说：“他应该叫驴把粮食驮上，人跟在驴后边走，这才能减轻驴身上的重量，象他那样骑上驴驮粮食，从形式上看，驴没有驮粮食，但实际上人和粮食的重量都在驴身上，而老爷您却说他对，所以这第二个笨蛋就是您。”县老爷听完衙役的话，把袍袖一摆说：“退堂”。衙役忙说：“老爷，把那些笨蛋怎么办？”这时县老爷把眼睛一瞪，鼻子一横，一拍警堂木说：“笨蛋，放了。”

（牛全海搜集整理）

拽着晨光问山水 (外一首)

王承颜

饮口山泉水，
擦亮探矿锤，
远了，匆匆的脚步，
测旗映得群峰醉。
一路上，
山雀枝头闹，
野花含喜泪，
小草蒙着落叶偷眠。
晨风寻着脚印追，
探矿者哟为寻梦中
的宝山，
拽着晨光问山水。
挺着干瘪的胸膛，
闪着铁石之色，金
属之光。
呵，大山哟是焦渴
得应该让谁开口了。
孩子的真理
一位年轻的教师刚给她班里的
一个小男孩讲完羊的故事，说有一
只羊因为离开了羊群被狼吃掉了。
“明白了吧。”她说，“如果
这只羊老实，不离羊群，它就不会
被狼吃掉，对吗？”
“对，老师。”小男孩回答道，
“但它以后就被我们吃掉了。”
（辛 升译）



页数最多的书